

季稚

跃著

讀賣工隨考錄

江吳齋



北京圖書出版社

院怡齋

季稚跃著

讀工隨考錄



江其甫 謹

北京圖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红随考录/季稚跃著.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10

ISBN 7-5013-2175-2

I . 读 … II . 季 … III . 《红楼梦》研究 - 版本
IV . I 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9288 号

书 名 读红随考录

著 者 季稚跃 著

出 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 行 (010)66126153 传真 (010)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双桥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3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3(千字)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7-5013-2175-2/I·177

定 价 28.00 元

沿波讨源 虽幽必显

——《读红随考录》序

冯 其 庸

我曾经说过，研究《红楼梦》，有两个前提，一是应该充分地了解《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他的时代，其实这一点，对于研究任何一部作品来说，也都是必须的，因为知人论世，了解一部作品，当然首先应该了解作品的作者。但《红楼梦》还不一样，因为《红楼梦》的生活素材，有很大的部分是来自作者的家庭和他亲戚的家庭，它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与它的作者的关系都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更需要强调。二是应该认真地研究《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即程甲本成书以前的各种《红楼梦》的手抄本，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甲戌、己卯、庚辰三本。因为这三本的底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保留着《红楼梦》稿本初期的形态。又因为曹雪芹对《红楼梦》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就形成了《红楼梦》成书的复杂过程，再加上后来乾隆五十六年用木活字印刷的程甲本，把原来的抄本改动很多，有一些改上去的文字和情节，已经不是曹雪芹的原稿了，所以要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

最好能对《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先作一定的研究，这才能了解《红楼梦》的原始面貌。

季稚跃同志，是《红楼梦》研究中着重研究《红楼梦》初期抄本的，他的不少研究论文，基本上都由《红楼梦学刊》发表了，因此，他在学刊发表的文章，我都提前看过。

季稚跃同志对《红楼梦》抄本研究的一大特色是着重文本的相互比勘，许多认识，都是从比勘中得来，而且是在比勘以后。这本来是研究古籍版本的必要手段，似乎不必作为特点提出——这话原也不错，但现在却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现在有一些人研究刻本、抄本，可以根本不看原本就作出惊人的结论，例如说甲戌本是刘铨福伪造的云云。大家知道，甲戌本现藏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作这种惊人结论的人根本没有见过原本。由于这个原因，季稚跃同志这种坚持用各脂本进行一字一句比勘的硬功夫，就十分值得称道了。

季稚跃同志用这种笃实的工作方法，认真比勘了甲戌、己卯、庚辰等重要抄本，对蒙古王府本、列宁格勒藏本、甲辰本、郑藏本等也都作了同样的研究，所以才写出了收在本书里的各篇文章。所以他的版本研究的文章都是朴实而有价值的，他的数据都是真实的、可靠的。他提出了甲戌本的文句早于庚辰本等，这本来是大家认同的见解，但他可不是人云亦云，而是从他比勘的结果中得出来的，他的这个结论带着不少比勘的例句，所以这个结论就可贵了。同样，他又对庚辰本和己卯本

作了逐字逐句的比勘，除了完全认同我提出的庚辰、己卯两本相同的重要特征，因而认为庚辰本确从己卯本所出外，同时又查出了不少庚辰本不同于己卯本的异文，这些资料，又对庚辰本与己卯本的关系，提出了更为复杂的一面。这个问题，我在作两本比勘，写《论庚辰本》的时候，也已接触到，我在《论庚辰本》的第33页到34页这样说：

当然在作了这样的推测以后，我们也还没有把矛盾全部解决。庚辰本上的正文与己卯本的正文除上述这些情况外，还有差异之处，这就是句子中间往往庚辰本有个别的字或词（不是指整句的）与己卯本不一样，庚辰本上这一类异文究竟来自何处，在己卯本同样查不出修改的痕迹，既不“径改”，也不是“贴改”，更不可能是“夹条改”。那末，这类异文只能是边抄边改，如果是个别的文字，还可以认为是抄手的笔误，但这类文字数量虽不甚多，但也不是极少，总之有一定的数量。那末，它是抄手随意妄改的吗？我认为不可能，其理由已如前述，那末，竟是过录者手边另有别本参照吗？在没有资料证实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确断。总之，在从己卯本到庚辰本的全过程中，我们还有这一个环节没有弄清楚。那末，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矛盾揭示出来，留待大家来解决罢^①。

① 《论庚辰本》第33、3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我当时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新发现的庚辰本与己卯本惊人的大部分相同的方面，并且发现了在几个抄手中，还有两本的共同抄手，对于这种若干相异的文字，虽然注意到了，也进行了思索，但不得其解，因此采取公布实况，揭示矛盾，以求共同解决的办法。从思想上来说，我对这部分异文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大部分相同文字。现在季稚跃同志进一步清理了这些相异的文字，重新提出庚辰本与己卯本之间的这一间之差，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也许从这一矛盾中，还能探索出庚辰本与己卯本之间更深层的关系来，我希望这一点能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心，共同来破解这个难解之谜！

季稚跃同志对列藏本《石头记》的研究，也是值得人们重视的，因为他同样是从逐字逐句的比勘中得来的，这篇文章的最后四点结论，是切实可信的。

由于季稚跃同志认真的比勘，因此可确定列藏本的抄成年代约在嘉庆年间。列藏本是道光十二年（1832）流入俄京的，有人不负责任地说脂本系统的《红楼梦》抄本是刘铨福伪造的，季稚跃同志就指出道光十二年刘铨福还未成年，何从伪造？若从列藏本抄成的年代来说，那时刘铨福还未出生，伪造之说，更是何从说起！

由于季稚跃同志的驳论是立足于事实的基础上的，所以他的驳论，往往切中要害，使对方难以再辩。

季稚跃同志对《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对《红楼梦》思想的现代性及超前性，对《红楼梦》里的方言，对曹雪芹的生卒年，对曹雪芹为何未写完《红楼梦》等

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他都有认真的研究和新的见解，所以我觉得他的论文集应该早日问世。

特别是当前有一股呼吁读《红楼梦》文本的热潮，而《红楼梦》的十多种早期抄本（即脂本）也将陆续出版，那末，这部以研究《红楼梦》早期抄本为重点的著作，就更应该早日问世了！

2002年9月8日

弁　　言

我是和《红楼梦》、《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相伴成长的。小时，家中有一部缺了第一本的120回的《红楼梦》，读红楼是从第二十一回开始的。1954年就读于青岛工学院土木系时，正值批判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山东大学华冈校长和陆侃如教授先后来校作有关《红楼梦》的报告，由此看了相当数量的批判文章。1976年初购得了庚辰本，又研读了吴世昌先生、冯其庸先生的论红文章，开始版本研究。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在讲授力学课程之余开设了“曹雪芹与红楼梦”的选修课。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红楼梦》抄本有十多种，其中以己卯本、庚辰本和甲戌本最为珍贵，其底本文字接近原稿。研究版本，我以为除了破解其上留有的各种信息外，主要的任务是恢复曹雪芹原有的文字。

《红楼梦》前80回的作者，毫无疑问是曹雪芹，这有“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题曰金陵十二钗”的文字作证。若论编辑，曹雪芹也用不着“披阅十载”，何论“增删五次”。要推翻曹雪芹的著作权，必须证明这段文字是后加的或伪造的，可惜所有的颠覆者都举不出一个站得住脚的证据。

《红楼梦》后40回的作者既不是曹雪芹，因为在后40回中宝玉和黛玉已丧失思想光辉，即灵魂出窍；也不是高鹗，因为程伟元要他“分任之”之前正热衷于功名仕途，无暇顾及。当然，

为了“截长补短”，在后 40 回中会有程伟元和高鹗的文字。《红楼梦》前 80 回的文字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相比，有相当数量的改文，这些改文并不是程伟元、高鹗为了迎合封建统治者而篡改的，大部分文字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并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完成的，只要仔细对照各种版本，就能找出改文的嬗变过程。程伟元和高鹗在红楼梦研究史上是有功的，是他们为红楼梦研究提供了一个普及文本。

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1763，甲戌本卷一眉批），虽是孤证，但这是一条确证。由于现存的《懋斋诗钞》是经过整理的，已非燕野顽民题识时的原貌，“癸未”二字是整理者粘上的，不是敦氏兄弟所为，故构不成反证。

敦诚挽诗中所写的“四十年华”中的四十是计算所得，雍正朝的十三年加乾隆朝的二十七年正好四十，是曹雪芹生于康熙朝的最低年寿。况且诗中有举成数的惯例，“四十年华”不一定是四十一二，也可以是四十七八，与张宜泉的“年未五旬”正合，是矛盾的统一。由卒年上溯四十七八年，则知曹雪芹的生年当在 1715 年左右。

红楼梦研究有着自身规律，与时代有关，经历了以评点派、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有向现代红学（红楼梦研究现代化）过渡的趋势，以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1954 年 9 月 1 日）的发表为其起始点，而冯其庸先生的论文《千古文章未尽才》（1983 年 11 月）的发表，正是新红学向现代红学过渡的标志。红楼梦研究将突破曹雪芹仅是一个封建社会叛逆文人的认识，进入曹雪芹更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的新疆域。

红楼梦研究无限，人生有限，惟有读《红楼梦》一点，考究一点，记录一点。

目 录

| | |
|-----------|-------|
| 序 | (1) |
| 弁 言 | (1) |

卷一 《红楼梦》新思想

| | |
|----------------------------|--------|
| 一、从红学到西部 | (3) |
| —— “冯其庸现象” 浅论 | |
| 二、现代红学要点 | (15) |
| 三、关于曹雪芹的崭新思想的对话 | (19) |
| 四、关于曹雪芹为何未写完《红楼梦》的对话 | (31) |

卷二 《红楼梦》版本考辨

| | |
|--|---------|
| 一、也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 的底本 正文 | (41) |
| 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怡府过录己卯本) 上部分 朱笔添改文字属武裕庵考 | (57) |
| 三、现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之 间历史渊源的探讨 | (64) |
| 四、论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构成及年代 | (81) |
| 五、也论甲辰本《红楼梦》 | (114) |

| | |
|--------------------|-------|
| 六、论郑振铎藏残本《红楼梦》 | (133) |
| 七、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余论 | (152) |
| 八、《红楼梦》第六十七回新考 | (177) |
| 九、脂靖本《红楼梦》批语的溯源和校读 | (193) |

卷三 《红楼梦》综合研究

| | |
|------------------------------------|-------|
| 一、《红楼梦》成书过程考析 | (231) |
| 二、金圣叹与《红楼梦》脂批 | (256) |
| 三、下江话是《红楼梦》人物对话的基调 | (269) |
| 四、《金瓶梅》和《红楼梦》是发源于《水浒传》的 两部对立的奇书 | (294) |

卷四 曹雪芹生卒年考辨

| | |
|------------------|-------|
| 一、曹雪芹生于 1715 年左右 | (319) |
| 二、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再考 | (325) |

卷五 读《红楼梦》随记

| | |
|------------------|-------|
| 一、读《红楼梦魇》札记 | (339) |
| 二、宋元明话本对曹雪芹创作的影响 | (353) |
| 三、曹雪芹拟写百回《红楼梦》 | (364) |
| 四、多姑娘 | (371) |
| 五、此下紧接慧紫鹃试忙玉 | (375) |
| 六、讨岂从宽 | (377) |
| 七、池上芙蓉 | (379) |
| 八、我们家下大小的人 | (381) |
| 九、那里扣的 | (383) |
| 十、古记 | (385) |
| 十一、趁着紧溜之中 | (389) |

| | | |
|--------------------|-------|-------|
| 十二、冷僚 | | (391) |
| ——“一从二令三人木”又一解 | | |
| 十三、“脂砚斋出于刘铨福之伪托”辨析 | | (394) |
| 后记 | | (401) |

卷一 《红楼梦》新思想



从红学到西部

——“冯其庸现象”浅论

冯其庸先生是一位大学问家，值得后学终身学习。

2000年9月27、29日，在上海我有幸参加了“冯其庸发现·考实玄奘取经之路暨大西部摄影展”的开幕式及研讨会。在参加研讨会之前曾草拟了一份简单的发言提要，因故未发言，现补叙如下。

一个人穷其一生，在一个领域内取得卓越成就已经了不起了，而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大西部的文化、历史的研究考证，诗词书画等诸多领域内都取得较高的成就，简直是匪夷所思。先生无意为书法家、国画家和摄影家，却能独辟蹊径，独得其灵气和异趣，有书卷气。这次展出，就摄影作品而言，表现得何等的恢弘，何等的磅礴，何等的妩媚！凸现出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力量。同时，一些作品还有着浓厚的唐诗意境。

为了寻找玄奘东归古道，1998年8月15日冯其庸先生以古稀之年第七次赴新疆，25日，终于在寻路去明铁盖山口的途中，发现了“瓦罕通道”的路牌，实现了这一宏愿。

冯其庸先生发现的“从达摩悉铁帝国经瓦罕通道，度明铁盖达坂，沿山谷间河道（应是喀拉其库河上游，汇入塔什库尔干河），经公主堡再到竭盘陀”的玄奘当年东归故国的古道（见附

图），距当时已有 1355 年了，过去一直没有人能够找到它。1998 年 8 月 25 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研究历史、考证史实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将来。冯其庸先生发现·考实玄奘取经之路，其意义不是现在能够估量的。她开启了我们的梦：开放海洋，使中国走近西方；开发西部，中华民族的黄河文明通过被唤醒了的玄奘取经之路，与恒河文明、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乃至玛雅文化联结在一起，组成了人类历史文化之链，在未来的岁月中将再度辉煌。

冯先生的这些成就首先受之于天，同时也是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积淀的结果。更重要的，先生有一个研究学问的辩证唯物史观和创新思维。在《'92 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的序言中表达了先生的这一史观：

我也确信，在研究《红楼梦》的学术领域里不论有多少见解，也不论其见解是否发自权威，历史只能选择一种，即真实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见解，在“红学”领域里新的问题和老的问题很多，但不论是哪一方面的问题，我相信历史的选择的标准只有一个。但我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历史，不是指短暂的，可以由人的权力和意志左右的“历史”，而是指永恒意义的历史，那时，争论双方都早已不存在了，历史又往前推移了很远的路程了，任何争论一方的权力和影响早已消失了，那时，人们自然会看到历史的真实结论了。

冯先生在 1983 年发表的论文《千古文章未尽才》中首先提出曹雪芹的崭新思想：

贾宝玉和林黛玉，无论从思想还是从艺术上来看，都具有崭新意义，是过去的文学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

进而又提出：

曹雪芹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他的理想不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他的批判是属于他自己的时代的，他的理想却是属于